

雷州半島上空의遺憾(上)

·王立楨·

民國三十七年七月一日，杭州寬橋空軍軍官學校的大禮堂內正進行著第二十五期的畢業典禮。這一期的九十四位畢業生多半是響應「十萬青年十萬軍」的口號，於民國三十四年六月進入空軍，他們抱著驅逐日寇的心願進入軍旅，然在尚未完成最基本的入伍訓練時，日本就已投降。他們在嚴格的訓練及嚴厲的淘汰制度下完成了初、高級飛行訓練，掛上飛行胸章及空軍准尉的官階後，被分發到各個大隊直接投入戰場，只是那時他們的敵人已變成中國共產黨的解放軍。

當時國共內戰已經進入白熱化，東北、華北及華中地區都有不同的戰事進行著。民國三十八年四、五月間，南京、上海、武漢、西安、南昌等地一一失守；十月一日，當「中華人民共和國」在北平成立時，整個大陸只剩西北與西南一些地區還在國民政府的控制之下，國民政府及軍隊的主力都已撤退到臺灣及大陸沿海的一些島嶼。空軍因為機動性強，同時有著超強的運輸能力，因此在三軍撤退行動中是實力保持最高的軍種，不但所有部隊安全抵臺，而且在撤守的行

動中還能持續執行作戰任務，掩護其他部隊撤往臺灣。

當時在大陸沿海的諸多島嶼中，有機場可供戰鬥機起落的只有舟山群島的定海、金門與海南島這三個地方。空軍總司令部安排四大隊每月派一個中隊進駐定海，執行對上海及杭州灣附近的作戰任務，五大隊則是每月派一個中隊進駐海南島，執行對雷州半島及廣東沿海的作戰任務。民國三十九年二月，五大隊二十六中隊輪到海南島的勤務，全隊十餘架P-51野馬式戰鬥機在隊長冷培澍少校率領下，由桃園直飛海南島，地勤人員則搭乘兩架C-47運輸機前往。冷培澍少校是空軍第一批赴美學習飛行的軍官，他在美國不但學會了飛行，更學到了美國西部牛仔那股桀驁不羈、驍勇善戰的性格。他對隊上所有飛行員的要求就是隨時都要有攻擊精神，「攻擊，攻擊，再攻擊！」絕不能對敵人心軟，這也是他在抗戰期間擊落四架日軍飛機的主要原因。

在二十六中隊進駐海口基地時，中共解放軍已經占領廣東，大批軍隊已進入雷州半島，與島上的國軍隔海

相望，戰爭似乎隨時都有可能發生。

海南島上的國軍總指揮是薛岳將軍，他是抗日名將，在八年戰爭中曾多次戰勝日軍，被公認為是「抗戰中殲滅日軍最多的中國將領」。雖然他是陸軍，但對空權卻有相當的認識，他對駐在海南島上的空軍表示，空軍在當地最主要任務，就是由空中監視並阻絕任何共軍部隊渡海攻擊海南島的企圖。他認為由空中對渡海的解放軍進行攻擊，絕對比在陸地上兩軍對抗要簡單，因此他要求空軍在空中只要看到有「任何」企圖由雷州半島往海南島開的船隻，不必請示就可以直接攻擊。

二十六中隊進駐海南島後，每天清晨開始就不定時起飛，對雷州半島與海南島之間海域進行巡邏。而中共方面鑑於前一年（民國三十八年）十月間在金門古寧頭渡海作戰時吃了大虧，因此雖然在雷州半島已經集結了大批軍隊，卻也不敢輕易出兵渡海。

就在冷培澍抵達海口之後的第二天，國防部得到了一個由香港九龍傳回的情報，「中共經由南方貿易公司所購買的一千五百桶汽油及三百桶柴油，正在深圳車站待運」。因為情報只表示那些油料「正在深圳車站待運」，而不知道何時會運出，因此如要

攔截那批油料，就必須立刻行動！

當時距深圳最近的空軍部隊就是在海口機場的第二十六中隊，於是國防部立刻要空軍總部下令給冷培澍中隊長，要他「即刻」派出兩架飛機前往深圳，將那批待運的油料銷毀。因為深圳就在大陸與英屬九龍租界的邊界，空軍總部在下令時還特別要求，任務飛機「不得侵入九龍／新界上空」，以免造成國際糾紛。

冷培澍中隊長接到命令後，立刻決定自己領隊出擊，並選定路靖少尉當他的僚機。路靖是一年多前才剛由空軍官校二十五期畢業，經驗並不是很豐富，但他的身手卻非常靈活，操縱起飛機來更是有模有樣，也因為他的靈活身手，使他在籃球場上，更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後衛球員。

由於命令指示，必須盡快出發，以免那批油料被運走，因此冷培澍隊長在作任務提示時，僅是很簡單的告訴路靖，跟隊跟緊一點，到了深圳上空目視目標之後，再聽令攻擊目標。因為攻擊的目標是汽油與柴油，都屬易燃品，因此只用機槍對準目標掃射，不必攜帶炸彈或火箭。

氣象預報中指出，由海口到廣東陽江的氣候都是非常惡劣，一路密雲，但是過了陽江之後，雲層就會逐漸

疏散，香港、澳門及九龍／新界一帶都是晴天，能見度在五哩以上。

海口到深圳大約是兩百七十哩（約五百公里），來回航程加上作戰時間，以野馬的速度來算，大約要三個半小時，這種航程野馬機身油箱的油量就可應付；但是為了安全起見，冷培澍決定還是攜帶副油箱以策安全，這樣即使在任務結束返航時，如果海口機場氣候不好，他們也可以轉回臺灣落地。

這個任務最棘手的是深圳與九龍僅一線之隔，在天空不容易看出這區分兩地的界線，如果誤入九龍／新界上空，導致英國駐香港的皇家空軍起飛前來攔截時，該怎麼應付？總部的命令中並沒有提到這點，如何在英軍的干擾下達成任務，冷培澍知道這將是考驗自己智慧的時候。

冷培澍告訴路靖，因為海口機場上空就是密雲，他決定兩架飛機以一分鐘間隔，分別起飛，各自在雲中爬高，出雲之後再集合，以編隊飛往深圳。任務提示完畢，飛機也準備妥當，冷培澍與路靖兩人走向座機時，冷培澍看了看錶，笑著對路靖說：「現在是九點，我們可以回來吃中飯！」

冷培澍的飛機於九點十五分由海口機場起飛，飛機幾乎是離地沒多久

就進入密雲之中，雲中亂流使那架飛機真如一匹脫韁野馬，在雲中亂竄並劇烈的抖動。冷培澍努力地控制著飛機，讓飛機保持航向在雲中爬升。

當冷培澍的飛機在一萬兩千呎出雲後，他讓飛機繼續爬高到一萬三千呎，然後開始盤旋等待路靖的飛機。他一圈還沒轉完，就看見路靖的飛機也出雲了。那時路靖大概也看到了冷培澍的飛機，他搖了搖機翼，並將飛機小心地湊了上來，飛在冷培澍右後方約三百呎處。冷培澍見路靖的飛機編好隊形之後，用無線電通知路靖：「Two（二號機），我們先試槍。」

冷培澍說著將武器電門打開，並短暫的扣下板機，頓時雙翼上的六挺五零機槍冒出一陣火光，閃亮的曳光彈在空中畫出幾道光痕，冷培澍知道他的機槍運作正常。

「Lead（領隊）機槍正常。」冷培澍告知路靖。

「Two機槍正常。」很快地路靖也將自己試槍的結果回報冷培澍。

武器測試完畢後，冷培澍開始對準深圳方向飛去，路靖以疏開隊形飛在他的右後方。當時，飛機上的領航設備非常簡陋，冷培澍僅是靠著羅盤與航圖，用推測航行的方法，將飛機定向深圳的方位飛行。起飛一個鐘頭

之後，翼下的雲層開始疏散，冷培澍隱約可以看見地面，他正飛在海岸線上空。飛機的右邊有幾個島嶼，他與航圖比較了一下，覺得那該就是川山群島，這表示他的航行正確，九龍及深圳就在八十餘哩的前方。

「Two，再過二十多分鐘就要到目標了，我們先在空中繞幾圈，等看清楚目標之後再攻擊，你跟著我行動。注意附近空中狀況，如果看到有英國噴火式飛機來攔截，我們就往內陸飛，不要跟他們糾纏，他們不會越界追到大陸上空。」冷培澍知道英軍絕對會避免進入大陸，就像總司令部要他注意不要進入九龍／新界一樣！

「Roger（知道）。」路靖簡單回答。又飛了一陣子之後，珠江出海口在飛機前方出現，九龍／新界就在飛機一點鐘方位，目標區到了。冷培澍搖了搖機翼，路靖立刻將飛機向冷培澍的飛機靠近，變成密集隊形。

「Two，Weapons Hot（武器電門開），注意，緊跟著我，同時注意空中狀況。」冷培澍再度提醒路靖。

冷培澍將飛機順著珠江往上游飛了一陣，然後向右轉進入大陸，同時將飛機高度降到五百呎，這樣他就可以由大陸方面向深圳飛去，並在空中尋找目標，而減少誤入英界的機會。

一千多個汽油桶放在一起，是個相當顯著的目標，冷培澍很容易地在第一次通過時就發現了。他將飛機的高度拉高，圍著那批油桶飛了幾圈，去看附近的情勢及風向，同時觀測地面有沒有防空砲火。通過幾圈之後，他很高興那些油桶附近並沒有任何防空砲位，也沒有任何住戶，這樣可以避免傷及地面無辜民眾。

「Two，跟我進入！」冷培澍說著將機頭推下，對著車站俯衝而去，路靖緊緊的跟在他後面。

高度錶的指針快速迴轉，那批汽油桶的影像也在瞄準具中不斷放大。在飛機通過車站的建築物後，冷培澍扣下板機，六挺五零機槍所噴出的火龍，很快地將汽油桶擊中，立刻「轟」的一聲，汽油桶開始爆炸，橘紅色的火焰及黑煙直衝天際，飛機由那些黑煙中衝過時，冷培澍似乎可以感覺到汽油燃燒時所產生的熱氣。

通過那團黑煙之後，冷培澍往自己的右後方瞟了一眼，看到路靖還是緊緊地跟在自己後面，這使他放心不少。執行作戰任務時，有一個稱職的僚機會讓長機省心不少。

「哇！Lead，好大的火。」路靖很興奮的向冷培澍報告，那是他第一次對地面攻擊時，見到如此的場面。

「待會兒我們將下面那些汽油桶全打爆之後，火會更大。」冷培澍笑著回答。冷培澍在飛機爬到三百呎的時候，向左做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小轉彎，當他完全轉過來之後，他看到地面被打爆的汽油桶所產生的黑煙已經衝到半天高，不但將遠處的視野完全擋住，連地面的景象也都遮蔽了，他僅能根據攻擊之前，所看到那些汽油桶在地面所放置的地方，來決定第二次攻擊的方向。

就這樣他們那兩架野馬又對著地面攻擊了兩次，每次攻擊都引起了更多的爆炸及火焰與黑煙，天空中的氣流也因為汽油燃燒時所產生的高溫而變得非常不穩，飛機在亂流中顛簸著飛行。冷培澍又圍著目標上空飛了幾圈，想看看有沒有漏掉任何獵物。他在空中看著那些黑煙中不時地爆出新火焰，知道大批汽油桶爆炸燃燒後所產生的高溫及火焰，已經將那些沒被打到的汽油桶引燃，因此經過他們這次攻擊之後，地面所有的汽油桶及柴油桶將無一倖免，這是一次完全成功的任務！（未完待續）

備考：本文轉載自遠流出版社《我們必須去：飛行員的故事第五輯》乙書中〈攻擊，攻擊，再攻擊！〉一文。